

新愛國故事叢刊

少年復仇者

顧卡夏恩著 朱鳳宜譯



北新書局印行

作者的話

親愛的小朋友們，在介紹少年復仇者這個故事給你們之前，我首先說一些關於那個地方的旅行見聞，因為這本書裏的少年英雄們曾經在那裏誕生、遭難和堅苦奮鬥。

那個地方就是伊朗，我先講一些大概的情形。

我們看到一片片不毛的荒野，陰氣沉沉的小村落，村裏都是茅草粘土的房屋、牆脚下到處堆滿牛糞。

我們曾經過鄉鎮和城市，那裏也有美麗的花園，芳香的玫瑰和使人迷戀的亭臺樓閣。你們也許聽說過或者在書上讀到過關於這些美妙的地方，可是要想欣賞它簡直是夢想：因為這些花園和樓閣的外面站立着國王和地主們的守衛兵，除了富裕的財主以外，誰也不准進內遊逛。

我們開始談談鄉村吧，因為伊朗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，那裏的城市極少，甚至屈指可數。

在這裏還要向你們解釋一下，提到鄉村，你們也許會想像是繁榮的村落吧？那裏一

定利用自動拖拉機耕種一列一列整齊的田地，用收割機割取豐富的農作物；並且以爲鄉村裏有電氣的設備；農人們離家到碧綠芬芳的花園裏去遊玩散步。那裏一定還有許多學校俱樂部 and 充滿幸福的人們，每逢祖國的節日，他們在農村的廣場上快樂地歌唱和舞蹈。

事實上你們見到的並不是這樣，伊朗大部份農民沒有土地，他們是農奴，在那裏他們爲「難民」，意思就是無家可歸的傭工，他們終年處在饑餓之中，有時連土屋棚房也得不到；他們晝夜的替韃靼王和地主們工作，時常因極輕微的過失挨受無情的鞭打，甚至被打得半死不活，然後再投入飼養家畜的圍舍中監禁起來。

農民們用犁耕田，但是有些地方竟用尖銳的石頭縛着樹枝代替犁的，可以想像這裏生產工具的低下。

鄉村裏沒有學校，偶然可以看到在陰暗的小屋裏，孩子們跪在污穢的蓆子上，牽拉師●手拿棍子教他們讀祈禱書。

許多農民不能忍受地主的壓迫，或者爲了逃避重稅而跑到城市裏去，成爲城市的居民，想得到一些市民的權利。

但是在城市裏仍舊不容易找到工作，有的流落做乞丐，能夠在倉棧裏做個挑夫，已算是幸運兒了。如果在爲數稀少的工廠裏找到工作，可以說絕無僅有，因爲伊朗不是工業的國家。

你或許會推測那個地方有很多神奇古怪的回教寺院，樹蔭濃密的街道，鑲金鑲玉的宮殿；或者會聯想到像古代神話所說的，在蔚藍色的天空裏飛着神祕的地氈吧！

你大概以爲伊朗的街道上充滿着快樂和熱鬧，可是當我們走進那不潔的城市時，看見有的回教寺院都已倒坍了，到處是狹窄陰暗的陋巷。商店裏放置的食物上落滿蒼蠅，臨街的店舖有的連一扇窗戶都沒有。街道上可以看見神色憔悴的乞丐，也可以見到逍遙自在的富翁們踱來踱去。

城市的上空盤旋着仙鶴和烏鴉。

你沒有走入潮濕的地下室吧。那裏是織造地氈工廠，男女工人被監禁在裏面工作，常常得風濕病而死亡，並且裏面還有七八歲的童工。

你想進入那些高牆圍繞、靜寂無聲的房舍裏，去看看富人們的住所和他們的生活情形嗎？那是辦不到的，無論什麼時候也不許可的。

爲什麼那個地方全是這樣的陰鬱和悲慘？這樣的蕭條呢？我可以簡單的告訴你們：因爲伊朗是操縱在國王和地主們的手中，係一半殖民地的國家。最初它是英國人的販賣市場，以後轉變受德國人●壟斷，而現在主要被美國人操縱着。美國人獨占的輸入舊式汽車、奢侈品、香料、首飾和橡皮製成品等。

無疑的沒有一個人民願將那些原料和製成品給與異國的強盜，除了伊朗的「主人」——地主和富豪們。

幾百年前人民就渴望着解放，並且也先後起義過幾次，但是伊朗的反動派卻聯絡德、英、美帝國主義來鎮壓所謂「人民的叛亂」。

伊朗的民主黨員們多被處死在斷頭台上，有的在監獄裏變爲殘廢，有的被射殺或放逐，但是爲了人民的解放，他們是不屈不撓的堅持鬥爭着。在這些愛國者中有男女青少年們，他們熱愛祖國和自己的人民。

我看到了那些人民的不幸和遭難。因爲我降生在那個地方，並且在那裏到處流浪過。

一九四六年由於偉大的斯大林像慈父般的照顧我們，使我能夠和一千多名流浪者回

到祖國蘇維埃的阿爾巴尼亞，在自己偉大繁茂的土地上自由呼吸。

親愛的小朋友們，我現在和你們在一起可以說是解放的蘇維埃人民了，你們的兄弟姊妹過去受着災難，可現在已和你們一樣幸福的生活着。

我們自由強大蘇維埃國家的朋友們和青少年們已經走向光明的道路。

我們的旅途開始。

我們經過帶淚的谿谷，這些地方在不久的將來無疑地會成爲愛好自由的伊朗人民的國土。

目次

作者的話

- 一 父親的死和埋葬·米爾·····一
- 二 無父的孤兒·偽造的票據·母親患病·····一〇
- 三 母親亡故·我被收領在父執的保護之下·····一四
- 四 我投靠鞋匠蘇列門·他講生活不平的故事·米爾追跡我·····一六
- 五 米爾的淺口皮鞋·我的脫逃·露天的第一夜·····二五
- 六 我加入復仇者部隊·我們的領導者古利·····三〇
- 七 我們向奪取貧農水源的地主復仇·我們報復米爾·····三六
- 八 我們部隊被逮捕·我們的價值是一條地毯·····四四
- 九 由健康走向墳墓·我們殘酷的監視者魔鬼伊沙嚇·····五一
- 十 我學習識字·這裏讀書認為犯罪·廠主的兒子·血腥的星期五·····五五
- 十一 我們群劃逃走·倫敦、柏林、紐約和我們的主人阿史拉夫·····六〇

- 十二 卡山第一出現在工廠的圍牆外邊。脫逃、失敗、放火。我們一齊入獄……六四
- 十三 大廳房。報館編輯費達格爾和他的朋友。我變爲識字者。蘇聯和偉大的斯大林。六八
- 十四 費達格爾怒觸法官使他癡狂。同志們在審判所裏。「陽光普照大地，天空不會永遠被烏雲遮蓋的。」……七九
- 十五 自由解放。報紙由黑暗之聲改名爲黎明……八五
- 十六 我第一次看到蘇維埃部隊。米爾重新出現。爲什麼米爾苦着臉……九一
- 十七 在印刷所裏。少年復仇者第一次聽講演。魔鬼伊沙嚇說話……九九
- 十八 「紅旗插在德國議會上！」。企圖收買我。我訓戒這些賣國賊。我十八歲……一〇五

少年復仇者

一

當我父親死去的時候，我剛滿十歲。

父親在客商倉棧裏當一名裝卸貨物的挑夫，每天那些過份沉重的捆包壓在背脊上，使他更快的顯得蒼老。他的肩背彎駝，兩頰凹陷，眼睛已經失去光彩，面容是那樣的蒼白和憔悴。

我們的生活非常窮苦，父親僅僅掙來一點麵包錢，母親靠洗衣服來幫助他。

父親並不像一般人那樣死法，他是暴卒在富商鐵木爾倉棧樓梯的踏階上的。當他背負着沉重的呢絨包時，脊肋骨突然折斷了。

中午時挑夫們抬着他回家，患病的母親獨自慟哭着，沒有人來安慰她。我還不明白這件突然發生的事，以為父親仍舊要到倉棧去工作。到了晚上，他就咳嗽起來，因為腿上和背上感覺劇烈疼痛，使他不斷呻吟着。



但是父親終於被包裹在白色的屍衣裏從家裏抬送出去。爲了購買粗麻布，並且爲了舉行死者葬式必須付錢給車拉師，母親無可奈何的把銅鍋、三隻洋鐵盆子和家裏剩下的唯一裝飾品——綠毛氈，都賣給一個舊貨商人，他是我們遠房的親戚。

因爲我們沒有錢償付雜貨商巴西爾的欠債，他竟把母親結婚時的那隻美麗箱子（裏面的東西早已賣光了），和我們僅有的被褥都強搬出去。我記得他好像覺得還不夠抵補欠款，打算從舊貨商人手裏奪回已經賣出的銅鍋，而那個舊貨商則指着僵臥不動的父親，對巴西爾

喊道：「你的良心在什麼地方！死人不要埋葬嗎？」

當父親被屍衣包裹的時候，一塊不大的粗布從腳邊垂掛下來，車拉師一面停止祈禱，一面彎腰靠近死者的身體，遮擋着那塊垂落的布，偷偷地扯下來塞入口袋裏。其實這塊布也不過僅能作一方手帕罷了。他隨後又發出沙啞的聲音含糊的唸着，繼續他那悲嘆般的祈禱。

四個衣衫襤褸、彎腰駝背的挑夫從墳地回來，勸慰着母親，他們都是父親的朋友。這間簡陋的屋子裏充滿了他們長煙管裏發出的濃煙，在他們的滿佈皺紋和污黑鬍鬚的臉上，顯現着悲哀。母親獨自靠着牆角，坐在一條破碎的布毯上抖縮着，這時我低垂着頭，坐在父親生前搬貨用的耜肩上，這是他死後唯一的遺物。

挑夫們憤激地談論着。

「大嫂，你聽啊！」他們中間一個白鬚老漢說：「可憐的阿伯杜爾死了，我要盡一點朋友的情義，今天曾經去和米爾（鐵木爾的夥計）談判。鐵木爾有付給你卹金的義務，我們想，今天或明天米爾一定會到這裏來，你要向他索取這筆血的代價！」老漢說完了話，白色的鬍鬚顫抖着。

「是的，是的，血的代價！」其餘的人同聲附和，並且悲嘆的搖搖頭。

「神呀！神！」母親叨唸着。

他們從自己染滿油跡的錢袋裏掏出僅有的幾文錢，放到母親身邊，慢慢的從地室走出去。

母親很長久的呆望着這些發黑色的錢。

起初陽光還照耀着地面，父親的死對於我似乎並不覺得十分可怕；但是當他們都離開以後，地室變成黑暗，我想起父親血淋淋的嘴唇時，脆弱的心彷彿被刀割一樣，我悲痛地哭泣起來。母親急忙挨到我的身邊，拉着我假靠在她那枯瘦凹陷的懷裏，我感覺到她淌淚了，這溫暖的眼淚沿着我的臉龐流下來，我全身顫抖地緊倚着她。

這時忽然有人叫門，母親更緊緊的攬着我，我們側斜着身體，急切的向着那扇半開的門張望，暗淡的月光從那裏鑽進來。

「難道已經睡了嗎？這麼早？」好像聽見外面發出尖銳的音調。

「這是米爾！」母親呻吟着站起來。

因為大門的門檻比我們房門的高，所以我開始就看見一雙巨大的淺口鞋和藍色的寬

禪，隨後看見隆起的大肚子，大肚子上一條金鍊繞成半月形，接着又看見一顆形如西瓜的大腦袋，上面有兩隻細小而閃爍着的眼睛。

這是多麼可怕的米爾呀！他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，我嚇得躲到父親搭肩的後面。

可是這樣並不能減少我的恐怖，因為他用眼睛向房間的四週打探過後，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可以坐下的地方，於是他就坐在搭肩上，大聲的喘息着。

「你們這兒怎麼這樣黑？」米爾開始說話了：「還沒點燈？哦！嘿，嘿！」他笑了起來：「爲了省錢？這很好，睡覺也可以安靜一點。」

母親這時木鷄地站在牆角裏，垂着頭沒有回答。如果隣居的成衣匠阿沙得對我們說這種話的時候，

那我一定會這樣回答，告訴他說我們的燈油早就沒有了。但是驚駭着的我那裏敢和米爾對話，所以也兀自沉默着。

「我在這裏附近找尋好久，女主人，到現在才找到這個地方。」米爾喘息着說：「我打聽過所有碰到的人，他們指點我至少有十個門面，都說是挑夫阿伯杜爾的家，最後還是我和他們說明，就是那個今天才……」

母親大聲的哭泣起來。

「哭，哭了——在天堂總是幸福的，一切都注定在神手裏，他或者更幸福了。」米爾繼續說。

我雖然是小孩子，但對於他的話引起了深刻的印象，他說我父親或者更幸福了，那就是說神帶走了我的父親！從那一天起我對於神的感覺彷彿既殘忍又缺乏同情，因為他曾經在這裏奪去我仁慈的父親。

米爾從煙袋裏掏出煙葉，再從寬大的腰帶裏抽出一條長煙管，裝滿了煙葉抽吸着。

這時我一直在幻想着神的面貌。後來又呆望着米爾那付微腫的紅臉，上面有兩隻細小的眼睛，他的大鼻子上還生着一個黑瘤，這個瘤上還疏朗地長幾根毛，顧好像長在胸

部上端，因為他的頸項短得幾乎看不出來。琥珀念珠繞在手杖上，他撐着手杖把它夾在兩腿中間。

煙管上的濃煙盤旋着，米爾又慢吞吞的說：

「哦，大嫂，我是從我們主人鐵木爾那裏一直到你這裏來的，他叫我來，爲了，第一表示他自己對你的同情，而第二，因爲……嘿……阿伯杜爾……」

聽到父親的名字，母親又哭泣起來。

「因爲阿伯杜爾……唉！也可以這樣說吧，就是他爲了我們犧牲性命，我的主人願意對於他忠實僕人的家庭有所援助。你知道嗎？我的主人鐵木爾救助過多少窮人呀！他自己頭上的頭髮可以數得清楚，但是他做過的善事卻多得數不清了……」

母親還在哭泣着，我只是呆望着米爾的光亮的禿頭，他頭上沒有頭髮，光得連一根也沒有。

「今天，鐵木爾帶着眼淚問我……真的，他含着眼淚……問怎樣幫助你們。」米爾繼續說。

母親開始用衣襟擦拭眼睛。

「我當時爲你們提出了極好的建議，對於你們呢，當然囉，很明顯的就是你丈夫欠了鐵木爾的債……嘿……欠的是一筆不大的數目。」

「什麼？」母親叫起來。

「別着急，大嫂，不要害怕，不過是一筆數目不大的宿債……」米爾微笑着搖搖

頭。

「死人一點也沒有和我說過這件事！」

「沒有說過？男人是什麼事情都對妻子說！反正我也用不着發誓來說明這件事。你將來在另一個世界和他見面時問一問就知道了。事實是這樣的，真的，確實有這件事。

可是我們仁慈而富於同情心的鐵木爾決定將這筆欠債贈送給你。」米爾一本正經的說：「哦，我要走了，我的主人吩咐說，明天在牟拉師與阿伯杜爾的朋友們面前，他還給你那張借據。」

母親默坐着，抱了頭轉下腰去。

這時米爾突然注意到我，他舉起手杖喊起來：

「喂！你有這樣的兒子，難道還要埋怨神嗎？」



我從坐處站了起來，倔強地瞪視着地板。

「當然啦！你像你父親一樣，將來也做個挑夫，看吧，希望你是個好漢子。」米爾說着，並且用手杖敲敲我的肩膀。

同時他還用手杖指我的脊部，我眼眶裏充滿淚水，自己也不知怎麼竟脫口說出來：

「如果挑夫是個好行當，怎麼不讓你的兒子去扛箱子！」

「哼！你這骯髒的小狗仔！」米爾舉起手杖威嚇的要打我。

母親撲到我身旁戰慄着，我用頭躲靠在她的懷裏。